

錢 鐘 鏞 漢

懷 摯 友 王 元 輝

— 兼 憶 成 都 變 色 前 後

● 許伯超（前師大附中校長、台南家專校長、東吳大學城區部主任）

工作上親密的伙伴

一九四四年抗戰末期，我從重慶陪都文教界調到成都工作。元輝兄長時任四川省保安處副處長。當時日軍已攻佔貴州獨山縣，勢將進攻四川。我中央政府作必要準備，擬將四川省劃為若干游擊區，與作困獸之鬥的日軍週旋。由於工作上的關係，元輝與我接觸頻繁，向他討教學習的機會自然不少。

或者因性情興趣相近，我們很快就成為工作上密切的伙伴，生活上親密的朋友。工作之暇，時有杯酒談讌之樂。兩家妻小也情好無間，成為通家之好。

成都人以考究飲食聞名。抗戰時期，物資缺乏，重慶都經常買不到魚肉，而成都則是魚米之鄉，天府之都，魚肉蔬果，豐美如故。四川人喜應酬，親友間飲宴不輟。我內人常說，這兒的親友都考究佳釀美酒，可是家宴的紹興酒，惟有元輝家和我家能夠燙得不冷不熱，恰到好處。我二人均偏愛紹酒，因此每餐聚，他非我不盡歡，我非他不盡興。

我的小兒女最喜到他家作客，除了有他家年齡相若的小友作伴之外，有一隻在他家客廳外吊架上的綠鸚鵡的吸引力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那隻鸚鵡除會唱「天子重英豪……」，「床前明月光……」唐詩外，最善摹仿女主人元輝大嫂的聲音。凡有客人來訪，鸚鵡會叫「王嫂，客來了，倒茶」。有時鳥兒叫「王嫂……」時，她應聲跑出迎客，卻發現並無來客，就又嗔又喜的罵牠：「又是你這龜兒子！」王嫂經常受這鳥兒的愚弄而不能改。我兩家的兒女們在庭前追逐玩鬧呼喊熱烈時，鸚鵡也會在架上，又跳又叫，高喊「打！打！打！」

他家的小孩愛到我家作客，乃因為我家座落郊區，有較大的草地和花木。而院中大石缸中的金魚，可以供他們挽袖撈捕玩弄。

與各土司關係良好

抗戰勝利遽然來臨了。歡樂的歲月又因內戰很快的消失了。中共得到蘇聯的援助，內戰日趨劇烈。東北失守，北京淪陷，徐蚌會戰失利，南京棄守，不過三年之內的事。抗戰大後方的四川

，又再籠罩於愁雲慘霧中。四川省政府一再改組，最後由原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長。四川多年以來，被軍閥割據，雖因抗戰而消除了割據的局面，但劉文輝、鄧錫侯、潘文華等仍各擁幾千私人武力。中央為安撫這批軍閥，為顧全大局，分別委以重要職務。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，鄧錫侯先任四川省主席，後調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。潘文華任集團軍司令。然而劉、鄧、潘卻暗中與中共有勾結。其左右幹部，均有眾所周知的共黨份子。劉文輝常川住在成都的公館中，每年偶爾返西康雅安數次。他家中的無線電台能直接與中共中央聯絡。中央為投鼠忌器，不能以武力阻止。

成都附近的新津飛機場，是當時我國最大且重要的飛機場。第一次美國轟炸東京的 B-29 飛機即由這機場起飛。這時由元輝的好友同學傅秉勳師長駐守機場。地當雲貴康藏青海的通道，乃軍略上的要隘。傅秉勳軍萬餘人，裝備精良。八一三淞戰時期，與日軍鏖戰，著有輝煌的戰功。因元輝的關係，李天民兄與我皆成爲傅的好友。我們四人月必聚會數次，或到成都郊外的青羊宮

昭覺寺等廟中吃素席，於清靜無擾的梵宇中，談論即將面臨的大難。有時我們三人到機場傳秉勳的司令部盤桓幾天，親見其士兵的精壯與軍紀的嚴肅，直有亞夫營刁斗不驚之概。秉勳主張以全力謀求其部隊不被調動，能固守後方重鎮新津機場。如大勢急轉，可將其部隊向西康青海西藏撤退。進可以作游擊戰，退可以打通滇越通道。元輝曾任四川十六區行政專員公署專員有年，深入廣袤的邊區多次，不但地形熟悉，且與邊區各土司（等於酋長）有良好關係。如果傳的部隊西撤，元輝是不可少的一位助手。

我曾受傳秉勳之託，王元輝、李天民的敦促，持傳的親筆函去重慶見西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劉宗寬，川陝各軍，皆受公署的指揮調動。西南長官張群，參謀長蕭毅肅。肅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，常川駐國防部辦公，長官職務全由劉宗寬負責。劉收到傳函後對我說：我會直接以電話回覆傅師長。我回成都後傳秉勳告訴我，劉宗寬已有電話來，照辦。重慶失守前，確實不曾調動傳的部隊增援他處。

傳秉勳另一計劃是活捉劉文輝以清肘腋之患。

他說，劉的部隊不過四五千人，營連長以上的軍官，幾乎個個都是劉的同道——吸鴉片，養小老婆。營長以上各有駐區，包煙庇賭，無不腰纏萬貫。劉每次返雅安，皆帶佩盒子砲的衛士一排（卅餘人），在機場不遠的新津河候渡時，祇需一卡車的手提機槍士兵，五分鐘可趕到江邊，再五分鐘即可將劉衆全部繳械活捉。分散在雅安一帶的劉部武力，用一團兵力即可將之迅速解決。他

自謂這一計劃得到中央的默契，但為免擾亂大局及政治上的考慮，難以決定實行的時機。

全權處理綏署工作

四川吃緊後，中央調胡宗南部精兵卅餘萬人自甘陝入川增援。胡在川北綿陽設立川陝綏靖公署，委元輝為秘書長，全權處理綏署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旬，我到綿陽去訪他，下榻經署內。元輝聘用的辦公人員，多為我的熟友，如林樹恩兄等。綏署事簡，綿陽非工商大邑，市區寧靜。我們每天下午常到涪江邊飲茶談天。人人心情沉重，惟元輝不改常態，和林樹恩諸老友笑談如往昔。

十二月中旬我回到成都，市區各街口已各豎立木柵，作巷戰的準備了。傳聞重慶已失守。我於返成都當天下午，在街上看見有一隊極精壯的部隊向東門方向開拔。一位營長級的軍官似曾相識，我走上前去招呼，他也似乎認得我。詢問之下，這部隊竟是傳秉勳那一師。他說，傅師長已在部隊前領隊先行，現在可能已過了龍泉驛了。他們奉令增援內江。

我聽到後愕然若失。

這時期的電訊已多日不通了，所以我們在綿陽時無法與秉勳取得聯絡。四川已到特別緊急情況。法幣金元券已崩潰，通貨概以黃金銀元銀幣為準。軍政糧餉領發，亦用黃金銀元。市面交易、飲食蔬果，都只能用硬幣。郵電繁忙，軍政文

電優先，一般人民所寄函電，郵電局不保證何時可以發出。收音機中無新聞，有之，僅為市內備

戰情況與生活不便等瑣事。報紙上無戰事消息，前線記者的報導無法收到。私人汽車因缺汽油，街上隨處可見棄置的車輛。貴州湖北都全部淪陷了，雲南動向不明。劉文輝、鄧錫侯、潘文華已潛赴川西北汶川一帶通電「起義」。中央及中國兩航空公司均已投共，四川對內對外交通，水空皆已斷絕。除步行而外，僅賴空軍的飛機。

我到立法委員李天民兄家，他告訴我，已得立法院通知，等候輪次乘空軍飛機撤退台灣。國民政府規定，所有應撤願走的人員，由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棻及國防部次長劉詠堯負責安排機位，飛機由空軍司令部供給。鄭彥棻負責黨務工作人員，劉詠堯負責政軍及各界人員。我自審有中央候補委員，四川省黨部組織處處長及四川省青年運動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，遂到省黨部（那時久已停止辦公，由中央黨部作為臨時辦公處）去見鄭彥棻秘書長。

我在重慶青年團中央團部訓練處任組長時，鄭彥棻任社會處處長。我調任中訓團青幹班主任秘書時，鄭每週要來班講課，皆由我安排接送。算來應是舊相識了。我到省黨部大門前，正碰到他出門跨上汽車外出。我請他為我安排機位，他說正有事外出，請我明天到辦公室來談。

第二天我去鄭彥棻辦公室，他的機要秘書告訴我：「昨天你不是看見秘書長坐汽車到機場飛台灣了麼？我們全體辦公人員也將於今天搭機撤退」。

海南撤守乘船抵台



②王元輝夫婦（前排右、中）與兒女們合影，前排左為其大兒子。
①王元輝夫婦（左、中）與四子在紐約合影。



劉文輝等盤據汶川「起義」後，從成都到川西茂縣與何本初聚合的路斷絕了。黃仲翔自動挺力維助，偕我到成都南門外空軍司令部會見軍區司令徐煥昇。在徐的辦公室中，他答應為我安排機位，要我付十兩黃金。他見我吃驚的面色，從容對我說：「空軍弟兄們待遇菲薄，他們晝夜不停飛行，十分辛苦，應該予他們一點小小的安慰。」黃仲翔事後對我說：「徐是他好友，否則徐不會答允為我排機位的。願出錢的人多得。」那時黃仲翔任四川省社會處長，又是國大代表，政府為他們都安排有機位。

高瀾（問濤）兄得知後，拿了廿兩黃金給我說：「這是我在田糧處的遣散費的一部分，您可以買那機位後，有一點錢濟急」。

那時中央撤退至成都的各院部會人員，全都集中在勵志社招待所大廈內，我被通知不能離大廈，靜候隨時準備去機場。錯過輪次的概不補排機位。

在勵志社中碰見好友國防部次長劉詠堯君。他對我說，他會為我安排機位，保證我一定能走。但絕不可離開勵志社，隨時有座位隨時通知我。

又有幸在走廊中碰見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。他將其機要秘書盧君召來說：「這是我好友某某。秘書長室的撤退專機，將我的座位讓給他，請你照料他登機。我總有機位的。」盧君要我住進他們的一間大房內，全部秘書長室的工作人員與文書檔案堆滿了一屋。他對我說：「請你不要離開這房間，我們一得到通知，便須立刻去機場。」

如你走開了，勵志社中數千人，那兒去尋你？」一天早晨忽然徐天秩兄到勵志社尋我。他悽然向我說：「即將返彭山縣，特來道別。此番一別，不知今生還能再相逢麼……」他那時任彭山縣長。

我將懷中的空軍司令所簽發的登機票掏出來給他，請他收拾簡單行裝，在勵志社候機撤走。他說他是現職縣長，毫無撤退的準備與條件，想也未想到逃亡。而且用了我的機票，我又怎麼辦呢？我將劉詠堯、邱昌渭的承諾告訴他，自信有絕對把握能搭上飛機。至於縣長職守，在此兵荒馬亂時候，比他職守更大的專員省主席都能走便走。縣長無兵無錢，你守住縣府等中共來接收時是準備投降或跳河？徐天秩聽後忽然潸然淚下。我們慘然分袂，不知我們會飛到何處，不能再重逢。

十二月廿日早晨我隨盧君一夥人乘車到雙流機場，等候上機。飛機不斷在起降，場內遍地都是被拋棄的箱籠行李。因為上機的每人只許攜小包或手提箱一，俾有空位多搭載人員。我們在機場靜候到第二天才搭上飛機。

軍用機上無空壓設備，傍塞一排硬椅。許多搭客均在艙內席地坐臥。大家很少講話，無人知道我們飛往何處。一小時後飛經一片叢山峻嶺的上空，清晰地聽見高射砲聲。從玻璃窗下望，看得見一團團的高射砲彈的濃煙，在我們乘坐的飛機下方飄蕩。

三小時後降落了，是海南島三亞機場，所有搭客改乘兩架小飛機，飛到島北端的海口市。原

機則逕飛返成都。

第二天在海口街頭巧遇立法委員李天民兄。他邀我去立法委員們的臨時住所同住。那是一幢二層樓磚房，立委們都在樓上的房內和走廊上席地坐臥。他們乘的是專機，允許各攜行李二件。這些立委們大都與我熟稔，我得以分得一套枕被，不致睡在水泥地上。

在海口候機的幾天中，聽說成都已在十二月廿三日撤守。中共賀龍的部隊七天之後方始整隊入城。中共的沿海艇隊，不斷襲擊海口海岸，搶灘登陸。均被國軍海陸軍擊退。我們在高樓上可以清晰地看見國共兩軍戰鬥的狀況。

我終於以黃魚身份搭立委專機飛到了台灣。我不是立委，又無入境證，在台北機場被留置。經李天民兄等為我立據擔保，補辦入境手續，始得放行。不久，海南島撤守。從國防部友人處，得知王元輝已自成都撤退到海南島，將於某日乘最後一艘撤退船抵基隆。李天民與我到基隆去迎接他。

全部行李一枚銀元

元輝從船橋上走下來時，衣履破敝，面容清癯，而神態仍如往時的安祥輕鬆。我們緊緊的握手，久久不能說話。天民終於打破沉默：「你的臨時住處已安排好了，你的行李呢？」

他從口袋中摸出一枚銀幣，用兩指將之向空一彈。銀幣在空中翻滾，閃出燦爛的白光。「這枚銀元是我的全部行李了，」元輝說，「你看，閉眼哀大頭，不壞罷？」他將銀幣遞給我們，大

笑三聲。銀元是當時最吃香的通貨。民國肇建，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時，所鑄一元面值銀幣，銀值成分最高。袁的鑄像是閉著眼的。洪憲時所鑄的銀幣銀值成份較低，是睜眼的，所以市值較低。龍洋，墨西哥銀幣，雲南版龍洋次之。四川版價格最低。

天民有立法院為立委們準備的臨時宿舍，元輝和我乃無職無業的難民，各在一老友家掛單。夜晚在客廳中打地鋪，白天到友人家闖門混午晚餐。我們笑稱自己是「廳長級」。

最常去的友人家是任覺五、陳國儒兩府。因為兩府均為我們備有一瓶清酒解饑。當時台灣不產高粱、紹興，而啤酒又太貴。有一次天民在座，我三人微醺之後，元輝高吟杜甫「今夜鄜州月」。觸景傷情，天民與我想及遠在大陸的妻小，不禁悽然淚下。元輝未下淚，也未歎息，祇以他清越的高音反復將這詩唱了三遍。

一九五〇年夏，元輝的妻兒七人，我的妻小五人，均先後逃亡到香港，輾轉到了台灣。這時我在台北工專校任教，他在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有一個名義，每月有實物糧食配給及一筆不多的車馬費。我們兩家皆無凍餒之虞了。

據元輝說，我離綿陽後，胡宗南電告他將緩署移交楊森將軍接管（楊森原任重慶市長兼衛戍總司令），囑他於交接後至成都報到。他抵達成都後胡派他去四川省第十六區聯絡各土司籌組游擊隊。不意他的顎竇炎舊病突發，遂住進勵志社療治。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日下午，我則已於當日上午去雙流機場了。

傅秉勳也於當日晚間到勵志社見他。傅的部隊在內江與中共接觸，以眾寡懸殊，且軍心已渙散，敗退到川南邛崃整編。其時胡宗南的卅多萬精兵，皆在這樣的情況下潰散，真所謂兵敗如山崩。元輝和秉勳在其病榻旁談了整整一夜，秉勳見他的疲病不堪，昏昏欲睡，乃在晨曦中告辭。臨別時對元輝說：「我將把可以集中的兵力，照你所說的路線自灌縣西撤，進入十六區山地遊擊，爭自由，平等，人權。」元輝於其後所寫悼念秉勳殉職的文中曾有句：「真可算是一次長夜之談了！」成都撤守後，元輝到海南島，最後搭輪船至台灣。

艱窘生活其樂融融

在台北中和鄉農家小院中，元輝分租到三間土屋，作為妻小的安身之所。泥地土牆，大門從一條僅能容一人通行的溝邊小路進出。他有老友顯貴名流隨時來訪，堪稱為「居陋巷而門前不絕長者之車」了。

元輝的三兒三女，大的讀小學，小的進幼稚園。雙層竹床，竹椅竹桌，供六小兒女作息讀書之需。發育中的小孩，配給糧食雖免可足用，而衣履蔬肉之需，則非微薄的車馬費所能供濟。他的老友如刁培然（時任中央銀行發行局長）任覓五等，不時將子女的多餘衣物贈送，他欣然受之。友好來訪，必殷勤留飯，臨時在鄰近的店家賒欠酒肉。友好們也極欣賞這賒欠而來的回鍋肉清酒。

在這種艱窘的生活情況下，他一家大小，其

樂融融。友好們入其家，無不有如坐春風賓至如歸之感。

六個小兒女個個活潑聰穎而好學，從不需父母督促。在訪客常有的笑談嘈雜聲環境中，能靜心作功課。或許在他們的小心靈中，身經流離之苦，眼見家庭經濟的困難，而發奮向學，從不期求生活飲食上的享受。

友好中無不羨他有好學的佳兒女。但從不見他向任何人誇讚過自己兒女。他常用以回答友好的話是：「那是兒女們自己的事」。

因為家計不夠用，元輝夫人終於在交通部謀得一小差事。從此不必賒賬買酒肉了。其後又配得現住的通化街公寓房，才搬離住了二十年的土屋。兒女們陸續得到獎學金去美國深造後，又時有小款寄給在台的父母以表孝心，他兩老的生活更感輕鬆愉快了。

張其陶先生任教育部長時，因元輝曾在成都創辦蔭唐中學，自兼校長，以紀念他的黃埔同學葉維之父（黃埔三期）名蔭唐，加惠故鄉無力升學的子弟，頗著成績，故發表他擔任國立華僑中學校長。我曾介紹好友如成功大學教授劉書傳兄等，分負僑中的教訓總三處主任。後任的教育部長認為教育部不宜自辦中學，將僑中撥歸台省教育廳主管，元輝也辭職。這是他離大陸後僅有的一次職務。

少年得志熱血男兒

元輝可稱「少年得志」，抗戰前任國民政府的緝私禁煙督察處副主任，康澤任主任，康澤本

人職務甚多，無法分身，委元輝代其負責。督察總隊有緝私艦艇多艘，裝備精良的緝私部隊近萬人，工作領域涵蓋整個長江流域。元輝常川駐武漢辦公，後來康澤任別動隊總隊長，調元輝任總隊附，時為民國二十七年，元輝與吳端容女士在此時結婚，抗戰已經爆發，中央為準備抗戰，將元輝調任四川保安處副處長。

緝私總隊移交時，有緝私所獲得數百萬元獎金。這數額在當時是極大的一筆鉅款。元輝上報康澤（兆民）轉報蔣中正委員長。從未有任何機構，將可以自行處理的鉅款上繳的。蔣委員長遂以二三百萬元撥由康澤轉賞各有勞績的人員。

分發獎金難均難平。康乃指定由會計室專戶存儲。抗戰時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，康任組織處處長。凡不能開支，無預算，青年團工作人員出任新職，返重慶述職，海外及淪陷區的敵後工作人員往返，均自這筆專款中撥送一筆小款。雖對實際上的需要不足，但精神上的鼓勵卻不小。我於一九四四年冬重慶準備撤退時，被派前往成都支團部服務。行前康兆民先生邀我到他家單獨午餐，談今後的工作要點，並贈送我路費五百元。這錢也就是從那筆專戶款下支付的。

元輝在四川省的職務，不論是十六區行政專員，保安副處長，處長，保安司令，實際上是中央派在四川的一顆重要棋子。所以他的地位不同尋常，交往與工作範圍也非常廣泛。如他有買田置產的聚積之念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可不費吹灰力成爲富豪。他僅在成都長發街有一座小公館，較我家的住宅還覺遜色。家中陳設簡樸，家人衣

著尋常。通貨膨脹最大時期，他爲債務所迫，將這住宅出售，得銀一二、〇〇〇元。以一萬元還債，包括平時與友好玩衛生麻將的賭欠十元廿元都一一清還。剩餘的二千元，交其夫人作爲家用。賣屋還債諸事，均曾託我覓人爲之辦理，所以我知之甚詳。有一天他忽然光臨我家，眉飛色舞地對我說：「謝謝你協助，現在我才真正領略到無債一身輕的滋味了」。

到台灣時，他正是五十左右的壯年。黨政軍事工商各界中他有不少好友。如果他要謀求一官半職，或欲參加一項工商事業，絕不會沒有機會的。可是他從無一絲兒這項意願。

少年時他出川求學，考上當時最有名的北洋工業大學（交通大學前身）因參加愛國運動被開除。南下投考黃埔軍校四期。在訓練期間又因當面批評最高的負責長官而被監視，幸而終許他易地畢業。由此兩件不尋常的小事，已可看出他是一個不凡俗的熱血男兒。

晨起散步食量驚人

生活上，他極有規律與節制，在台數十年中，晨起散步，台大校園是他最愛去的地方。交往酬應，他皆躬親料理，不依賴家人兒女。雖過九十高齡，一直如此。他常笑說，這是養生之道。

每星期他有兩場衛生麻將之約，一在馮慕鶴府上，一在陳國儒府上，晚餐後，不論牌局是否結束，即與其夫人告別返家，另還有一場平劇清唱約會。此外，臨時的餐會牌局，幾乎填滿了空白日子。「日子過得真快呀，好像忙不過來似的

」，他常笑說。

他早已不吸香煙。午餐不論在家作客，均有酒，以一瓶啤酒爲限，每當我共餐時，他必對其夫人說：「太太，今天我要多喝半瓶陪伯超，好嗎？」他食量驚人，每餐可以盡肘子半隻，雞魚一盤，米麵一大碗。

我在台時，常與他夫婦同遊山水勝區。到太平山林場或觀霧峰山區，必流連數日，賞山光，小飲，玩牌。只談風月，不論世事。那種心神澄澈的快樂，惟他我兩人心領神會。

每次他到美國探視子女，必到我洛杉磯寓盤桓數日。他子女分散美國各地。在各家住一月，半年時光很快就逝去了。他遊過的美國名勝，較我還多。可自他所撰的旅美遊記中得知。九十歲之後，曾與我約，來年會再到美國和我歡聚。不期他忽有故鄉之行。

兒女們爲他在台北做九十大壽時，我也返台北參加盛會。他事後曾撰「九十回顧」一書分贈親友，不知如何這書流傳到了北京，被他二個多年未連絡的長子看到。那位長子現已是一個成功的大商家，邀請他夫婦返國旅遊。他倆去時，住釣魚台賓館。接風宴上，邀北京市長同鄉陳希同作陪。又陪他倆返鄉。在成都四川劇團公演祝壽，請省長作陪。他寄了一幀於北京機場時與那位長子的合照給我，因爲他也是昔年我成都家的小常客人之一。

萬里歸來恬靜安祥

垂老返鄉的親友中，歸來說無不有情緒激動

精神震撼的創痕，有的不勝這一重壓，不久便鬱鬱以歿。化學家李德正即是其中之一。而元輝則萬里歸來，恬靜安祥如常。與我晤面時，僅說「改日清靜人少時再談故鄉之行罷。」

家中有不如意時，如家人久病經年不癒等，全家老幼都煩亂不安，惟元輝一人除悉心照料之外，從不歎怨愁苦，不改其常態。

八十六歲時他曾在醫院割治攝護腺。出院後

每對親友說：「我在病榻每天祈禱三事。一願上天保佑老友長壽，不能先我而去。老友去了，誰同我談天玩牌？二願太太長壽，不能先我而去，使我生活無人照料，有病無人看護。三願我平安出院。如果要先死，請賜我先走，免得我活著受罪。」七十歲以後的人，我相信都能體會到他這笑謔的真切價值。

一九九二年四月，我去台北，榮光開車到機



一九五一年王元輝夫人吳端容女士（坐著）帶領兒女離開大陸，路過長沙時留影。

場接我。我請他同我運到三軍總醫院去看病中的元輝。他躺在病房中的床上神清色潤，腹脹腫已消退。我相信他定可戰勝病魔。以後數次去看他病勢日重，體神衰弱，語音無力。我臨去成都前夕，再到他病房，他腹脹如鼓，不能言語了。端容大嫂在他耳後大聲說：「伯超明天要到成都探親，特來看你。」

他伸手緊握我手不放。我在他耳邊說：「好好保重，我歸來時會先來看你，向你報告故鄉之行。」他嘴角邊露出了一絲笑意。端容大嫂悽然說：

「好多天不見他有笑容了。」

我常對妻兒說，在我的老友至好中，剛正不阿，富不驕盈，貧不失志，視名利如浮雲，等人生若戲台，歷險如夷，履坦若冰，喜不動心，悲不繫懷，以元輝兄為第一。我勉欲效之而不得，惟有自艾我材質駑駘而已。

近百年我國經古所未有的大變亂，全國上下，尤其為民主宰的當政者，多不知自己的愚昧、貧弱、落後，而自大自私，致令外侮內亂日亟，亡國滅種之憂迫在眉前。元輝以不世之才，早歲得受現代正式教育，且有機會側身高層圈中，又在邊徼工作多年，目睹身歷社會及政治黑暗的一面，或自感無力以挽狂瀾，又不能和光同塵與世浮沉，所以每於酒闌，高吟工部「搖落深知宋玉悲」以寄慨。

來台之後，遂日隱於市塵，笑傲公卿，遊戲人間以終其天年。是他個人的不幸，是時代的悲劇。